



燕尾脊

| 王诗炳

在泉州的乡间,沿着干净整洁的村道徐行,缓缓步入村庄的深处,越发感受到村庄的厚朴与宁静。

“出砖入石”的古大厝零星分布,悄然映入眼帘。这些房屋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,散发着古朴雅致的独特韵味,在时光的长河里默然伫立。它们或是孤独地矗立在村落边缘,或是零散地分布于村子之中,又或是四周环绕着现代民居。我不由得停下脚步,抬首仰望屋顶,那层层叠叠的黑瓦,飞檐翘脊傲然挺立,在蓝天下尽显优雅之姿。

哦,那便是燕尾脊!在闽南的村庄里,这样的脊随处可见。从整体构造来看,它形似马鞍,对称地分布于屋顶之上;局部端详,又宛如燕尾,优美的曲线挺拔飞扬。那如俊逸燕尾般的屋顶,即便历经岁月风雨的侵蚀,脊上布满沧桑痕迹,却依旧清晰可辨、活灵活现。在闽南语中,“厝”即房子之意,大厝特指传统的“皇宫式”建筑。红砖白石乃是大厝的坚实根基,稳稳地支撑起整座墙体。古大厝最大的特色当数那屋顶的燕尾脊,屋正脊呈优美的曲线形状,两



闽南传统古厝上的燕尾脊。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端高高翘起,犹如上弦月般迷人,尾端分叉,恰似燕子的尾巴,已然成为闽南民居建筑的一个独特文化符号。

燕尾脊不但美观,还拥有非凡的实用价值。闽南每年的夏秋季节皆是台风的活跃时期,为使屋顶免遭台风破坏,燕尾脊在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力学原理。中间低两头高,受力点位于中间,如此便能确保整个屋顶受力均衡。即便遭遇台风侵袭,屋顶也不会轻易被掀掉。此外,南方多雷雨,在雷雨季节,燕尾脊两边的尖端能够起到避雷针的作用。

如今,这样的燕尾脊屋顶已不多

见了,我在童年的时候经常遇到。印象最深刻的是站在连片老屋的巷道里,人靠墙壁,单脚或双脚站立,双手斜上举靠在墙上,长时间不眨眼睛地仰望天空。晨曦暮合之际,农家炊烟袅袅升起,翘起的燕尾脊在以柴火为燃料的袅袅炊烟和光影变幻中隐约晃动,那无疑是家乡最美的一帧剪影。

四季里,人们在燕尾脊的屋檐下还可以看见蓝天澄澈、白云飘荡、树木葱茏等;可以听见鸡啼犬吠、鸟鸣虫嘶、急雨敲瓦……以及乡邻乡亲间的闲聊、问候、欢声笑语,点滴之间,氤氲着浓浓的乡情。

风来的时候,掠过斜逸而出的枝丫,拂过燕雀的翅膀,邂逅燕尾脊,顺势栖落,继而从古厝的天井或者墙角悄然钻了进来。夏日晚晴天,我们来到脊下,躺在竹床上,哼着古老的童谣,听着大人讲述过去的故事。仰头满天星空,月光如水,仿佛所有的燥热一下子被带走。

作为闽南建筑最为精致且重要的细节,燕尾脊既凝聚着家乡的生活智慧,又收集着每一户人家的悲喜日常。所以,每当面对这样高高翘在屋顶的燕尾脊,我总能不自觉地接续起一段段渐渐远去的童真记忆。



忆师情

| 林雪妮

炎热的暑假不紧不慢地落下帷幕,孩子们迎来金秋开学季。开学前两天,女儿班的家委在群里邀请家长自愿参与教室整理工作,我第一个便报名了。参与这项活动,不仅是为了给孩子的班级出点微薄力量,更因为我喜欢到学校去回忆,去感受充满温馨和朝气的校园气息,更想再去见见我的老师,因为那里曾经也是我的母校。

踏进学校大门,那棵百年榕树依然屹立挺拔,与二十多年前相比,它的冠盖延展得更宽大了些,越发显得庄严稳重。古榕树依旧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究,默默地守望着在这里学习和成长的孩子。回想小时候,我们经常在这树下嬉戏或休憩,偶有顽皮的学生还喜欢跳高,去拉扯它的“胡须”。现在,树干的周围被装饰了一圈美丽的雕塑,孩子们便不再爬上去了。

走入校园,我见到了几个曾经教过我的老师。阔别二十多年,她们依然和蔼可亲。当我深切地喊着老师名字时,她们亲切的脸庞不由得绽放笑容。虽然岁月在她们的脸上留下浅浅的印记,但没有拭去她们脑海中对我年少时的记忆,她们竟还记得我的名字!我顿时感慨万千,也许学生时代,我不是班里最出众的孩子,但在老师的眼里,每个孩子都在她们的生命中停留过,每个学生都曾经是她们努力想要呵护的种子。

经过主席台,三年级那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在这里表演独唱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。当时,我是班里最瘦小的女孩子,老师却选我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组织的儿童节表演活动。在那个还很稚嫩的孩童时期,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,我感到既欣喜又害怕,担心自己表现不好,担心会出洋相,那几天我都吃不好睡不好。老师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担忧,她便帮我选歌曲练歌,帮我挑选表演服装。到了“六一”节这天,她带我到她的宿舍,给我简单地化了个妆,临走前她还送给我一条水晶项链,并为我戴上,还不时地鼓励我:“别紧张,自信点!”

二十多年过去了,那时的场景却像电影般,一帧一帧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在此之前,我总认为自己像一只丑小鸭无人问津,是这位温柔体贴的老师,为我开启了建立人生自信的大门,让我感受到被人关注关心的美好。那条项链在今天看来,就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装饰品,但那那时的我却视若珍宝,并保存至今……

思绪被女儿的喊声打断,我走进了她们班级的教室。教室的黑板、讲台、桌椅都已焕然一新,原先我上过课的教学楼也已拆掉重建,但孩童时期的回忆却在延续,老师对女儿的叮咛和关爱,让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,曾经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好像还不时在耳边响起。学校的环境在变化,但不变的是老师对学生的那份无私的教诲和细心的呵护。

离开校园时,我再次来到古榕树下,南方的秋天没有一丝凉意,炙热的阳光透过树枝缝隙,洒下点点斑驳。站在树荫下,不时感受到阵阵微风吹来,我的心情也被这风拂过,微波粼粼,老师又何尝不似这棵古榕,她们把青春的根扎在知识的土壤里,努力枝繁叶茂,而后倾尽毕生静静地守候在教育的园林中,用关怀和传承,为一群群从乳臭未干到稚气渐脱的学生遮风挡雨,庇护和滋养下一代。

这时,与我在树下小憩的女儿环顾着四周,疑惑地问我:“妈妈,你说我们学校怎么不种点花呢,这样学校才会更漂亮啊!”我不禁一笑,用白居易的那句诗回答她:“令公桃李满天下,何用堂前更种花。”



老家那座小桥

| 林建南

老家的这座小桥,横跨在一条不急不湍的小溪两岸,这是山里人通向外界的必经之路,也是唯一通道。

冬天来了,溪水变浅了,水流也变缓了,溪底那几墩石头,渐渐露出水面。从此岸到彼岸,忠诚的几块石墩,总是默默地肩负起自己的使命。即使岁月更迭,斗转星移,它们也从不放弃,依然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。它承载着山里人千百年来的一段沧桑的记忆,见证着山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

那时候,山里人无论到外面卖柴火、卖山货,还是走亲戚、买日用品,甚至是孩童上学,都必须步行几公里的羊肠小道,然后踩过这几块石墩,蹚过这条溪水,才能与外面的世界“接轨”,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很无奈。世世代代的山里人,就是靠着这种极其原始的生活方式繁衍生息着。

肩挑手扛,山路爬行,对于

长期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人来说,根本不是一回事,难就难在过这条小溪。二三十米宽的溪面,平时踩着那些石墩,勉强还可以过得去。但是,遇上刮风下雨,溪水暴涨,石墩淹没在水里,那就得小心翼翼,凭着经验慢慢地一步一步探水而过。大人们还好说,而那些上学的孩童可就麻烦了。记得我当时上小学,每逢雨天,我们几个同学就只能手拉着手,踩着这些表面光滑的石墩,有惊无险地上学或者回家。那时,没有一个家长会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,山里人农活多,忙都忙不过来,谁有那份闲工夫来照孩子。山里的孩子很早就懂得自立,懂得坚强,懂得自己去面对一切困难,这也是代代山里人的一种传承,一种自信。

这种日子,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得以改变。那时,有热心的乡亲倡议大家,通过多渠道来增加村民的收入,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,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。山里

人知道,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交通,而交通的难点就是这座桥。修桥需要材料、需要能工巧匠,这些都必须有资金保证。于是,热心乡亲四处募捐,他们得到慈善家黄仲咸先生的大力支持。经过一系列的立项论证,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,一大群施工人员日夜奋战,终于在当年的除夕到来之前,一座水泥石板桥威武地横跨在这条溪水的两岸。天堑变通途,山里人蹚水过溺的艰辛从此成为历史。

有了这座桥,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不到一年工夫,那一条弯弯的绕山小道也被拓宽改直了,路面还铺上了水泥,小汽车都可以开到山村的每一个角落。从此,山里人出入方便了,孩童们上学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,村里的种植户与养殖专业户如雨后的春笋蓬勃发展起来了。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,一个崭新的、富裕的、祥和的、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乡村,已经隐隐约约地展现在这个时代的面前了!

瓜田往事

| 叶森岚



小的时候,村里家家户户都种地,特别是瓜田无边无际,除了种西瓜,也有冬瓜、南瓜、青瓜、地瓜……瓜苗爬藤枝枝蔓蔓满地攀爬,犹如铺上一块块绿油油的地毯。闽南的夏天总是很长,哪怕挂历已经快翻到立秋日了,残暑仍未消除,偶有几片落叶,但并不大张旗鼓,反而是飘香的瓜果成为秋天到来的信号。

瓜田里除了瓜,还有瓜棚。瓜棚多为“人”字形的小茅屋,上面覆着塑料薄膜遮雨,没有门,床板上铺了些稻草,瓜衣躺在这

里守夜,一抬眼,整片瓜田便尽收眼底,让人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:“宁静月光下,一个少年在碧绿的瓜田中拿着钢叉准备去插獐。”我的家乡没有獐、獐这些小兽,守夜主要是看人。当然,劳作晚归的乡亲路过,口渴了摘个瓜吃,那不算偷的。我们提防的是一些心术不正的贼,他们会装满整个麻袋偷偷拿去卖。

那时候,我喜欢跟着父亲到瓜田里去守夜。夜里的月亮像银盘挂在天幕上,四野的风拂来荡去,油亮墨绿的瓜秧瓜叶中间,一垄垄西瓜仿佛猪八戒吃得胀鼓鼓的肚子,圆乎乎地躺着享受凉风抚摸,好不舒适。父亲走过去敲敲这个,敲敲那个,就像将军检阅得胜归来的士兵,“嘭嘭嘭”的敲瓜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诱人,当父亲绕着瓜田转完两圈再回到瓜棚时,我早已进入了梦乡。

有一次,父亲绕着瓜田转圈时,抓住了一个偷瓜贼,是村里的鳏夫老拗。老拗像见不得光的耗子,缩头缩脑地从我家瓜田里蹿出来,背上驮着鼓囊囊的麻袋,被父亲反手绞住,一把拽下他的大麻袋,倒出了张三家的豇豆、李四家的红薯,还有我家的好几个西瓜。老拗理直气壮地狡辩:“这瓜是你家的吗?你喊它一声应吗?”

父亲不同他理论,把他送到了村委会。村支书也很为难:“这个老拗,上没有老,下没有小,把他关两天吧,还得管着他吃喝!罚款吧,他两个裤兜比脸

还干净!”最后,只好把他绑在村委会门口的大树上示众,老拗耷头耷脑的样子让人又气又笑,也给早已蠢蠢欲动准备“摸秋”的孩子们上了一堂教育课。

“摸秋”是闽南乡间的传统习俗,庄稼地在月色下酝酿着秋收的盛宴,孩子们早已垂涎三尺,白天看准了谁家的瓜儿已上霜,谁家的红薯拱出地面、谁家的甘蔗最甜,只等着守夜的主人鼾声响起,便迫不及待地四面八方钻到庄稼地里,好好过一把“摸秋”的瘾。

乡亲们对老拗这样的偷瓜贼毫不客气,遇到夜里来庄稼地“摸秋”的孩子却很宽容,常常佯装睡着了,有时候还会把看园的黄狗拴起来,唯恐扫了孩子们的兴。

“摸秋”的孩子总是成群结队,猫着腰一下子闪进地里,迅速地揪下几把果子,撒开脚丫子就跑。有一次,队里年龄最小的虎娃在我家地里刚“摸”到一个西瓜,大伙已经跑远了,他落单在后面,瓜田里的稻草人在风中摇摇摆摆,好像守夜的主人追了上来,他吓得腿发软,一个趔趄被瓜藤绊倒在地,哇的一声大哭起来,怀里的西瓜也摔成了两半。父亲循着哭声找到他,又“补”摘了一个大西瓜给他,才让他破涕为笑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辽阔的乡村秋夜里,月光、繁星、晚风共同见证着瓜田里发生的趣事、糗事,就像鲁迅和闰土的那些瓜田月下的故事,化作一缕乡愁。

老屋

| 陈水宝

我缓缓走近老屋,如同踏入时光的旧梦。

老屋静静守望,童年的欢乐瞬间苏醒。

老屋,宛如一位拄杖的老者,岁月的沧桑为其刻下年轮。那蹒跚的轮廓,隐匿于繁茂如瀑的络石藤。

东风温柔拂过,藤上绽放的春天似希望的篝火。洁白的花瓣似繁星璀璨闪烁,照亮了苍茫的天空,也照亮了我心中的角落。

仿佛已默默守候我无数个日夜,仿佛要倾听我内心的纠葛。

老屋旁,横着那条饱经风雨的石条,岁月将它雕琢成鱼肚白的寂寥。

那儿,曾回荡着,我和奶奶如诗如画的闲聊。

老屋的春天,或许会伴着燕归再度热闹,然而,奶奶的春天,却如凋零的花朵,一去杳杳。

回忆,是老屋里弥漫的沉香,思念,似络石藤缠绕的情长。奶奶的爱,化作天边永不落幕的霞光。

秋晨之美

| 林秋蓉

破晓时分
鬼针花提着橘黄的灯笼
把自己站成一条
素描作品中的明暗分界线

一串串绿色鸟瞰
打开秋天的辽阔音域
红嘴雀在时隐时现的光斑里
练习美声

烧荒农人
眼目探向岁月的深邃处
靠着圆润光滑的锄把
她重新系紧绳带
黄斗笠短暂的腾空后
重新缚住热气腾腾的头颅
近处几顶斗笠
一屈一伸挥锹抡镐的剪影
恰似啄木鸟在诊治疑难杂症

溪水溢出河床
倒映出自在游弋的水草和鱼
倒映出黑羊的清眸眸子
正专心致志地捕捉着水里的云
偶有老黄牛贴近水面的温热鼻息
吭哧吭哧,喷着
带有泥土芬芳的草腥味

密林里,松鼠立在枝丫上
大声呼喊了好几遍
好像在跟曙光讨价还价着什么

白鹭之歌

| 康玉珉

你少女般的倩影
亭亭玉立在许多牛的背上
牛儿在低头吃草
你在专注地向更远处眺望
那里是桃溪水流过的地方

突然扇动白色的翅膀
飞向广袤天空的蔚蓝
在浩瀚无边的天幕上
灵动的双眼一闪又一闪

刹那间从高空扑向水面
恰如离弦的箭一般
转瞬又振翅高飞
尖尖的喙里便有了美食的甘甜

你的名字好听而响亮
你有长嘴、长颈和长腿
更有独特姿态悠悠然
面对翩翩飞翔的你
诗圣诗兴大发,出口成章
两个黄鹤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